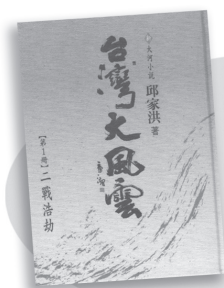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台灣大風雲》的土地意識

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 ◎ 歐宗智



台灣大風雲
邱家洪著/前衛/9507/5冊
21公分/2500元/精裝
ISBN 9789578014947/AY/857

繼鍾肇政《臺灣人三部曲》、李喬《寒夜三部曲》、東方白《浪淘沙》之後，已逾從心所欲之年、曾代理過臺中市長的邱家洪，退休後重拾筆桿（注 1），耗費四年光陰，克服病痛，於2006年交出臺灣最新大河小說《台灣大風雲》（注 2），堂堂五大冊，號稱二百萬字（注 3），比前述三部大河小說的字數更多，規模更龐大，邱家洪驚人的寫作毅力令人嘆為觀止。

臺灣大河小說如《臺灣人三部曲》、《寒夜三部曲》的「土地意識」，都是書中重要的主題。鍾肇政在《臺灣人三部曲》之中，傳達了一個生命安頓的重要元素——土地，不斷地強調一種象徵土地性格的在在力量（注 4）。李喬《寒夜三部曲》更是一個講土地的故事，強調人物對土地的情誼，也描述了土地對這些移民生死以之的密切關係，他們為土地而生，為失去土地而戰，連

身在異地所魂牽夢縈的，也都是土地（注 5）。同樣的，《台灣大風雲》在意涵方面，也一再凸顯土地意識，形成小說主題的一大特色。

《台灣大風雲》計 55 章，外部時間自臺灣日據時代的1943年二次大戰末期開始，直到政黨輪替後的 2001 年主角林金地去世為止，歷時近一甲子，主要寫的是溪北地區林金地、鄭明智、蘇漢標三個政治世家的恩怨情仇，其中貫串全書、份量最重的是林金地，他有著雷公脾氣，是頭戴斗笠的做田人，一生追求公平正義，熱心公益，當選過縣參議員、縣長，於日據時代和戒嚴時期，都曾遭編織罪名，施予嚴刑拷打，乃至多次入獄坐牢，他卻不屈不撓，毫不退縮，繼續為臺灣的民主發展而努力奮鬥。作者筆下的林金地，也是深具土地意識的「正港的臺灣人」。

對於在日據時代，吃臺灣米、喝臺灣水卻不認同臺灣的人，林金地批判說：「這裡是臺灣不是日本，臺灣攏總是臺灣人的土地，也攏總是臺灣人。」（第 2 冊第 541 頁）務農的林金地自忖：「土地才是最可靠的母親，祂總是疼惜勤勞的打拼人。」（第 1 冊第 30 頁）看到鄉人拋售土地，他站在田頭，十分感慨：「現今很多人不愛惜田地，



認為收成不好，沒啥有利的價值，儼然賠錢貨……其實古人說，土地是財富的根本，也是生存的依據，人要望自己的土面，不可看他人的顏色。雖然時代不同，但這道理是永遠存在、恆久不變的。」（第2冊第424頁）。

林金地胼手胝足的妻子劉美苡死後，兒子林孟斌想帶他到臺北同住，他不肯離開家鄉鳴母寮，說林家才是他的根據地，一離開林家他就活不下去了。（第5冊第491頁）而且妻子劉美苡在這塊土地上和他共同打拼，感情深厚，如今在老家，他心中感覺永遠都跟妻子廝守在一起似的。直到林金地九十三歲，心臟病突發，就死在以前妻子挑重擔失足滑落池塘溺斃的地方。雖然坊間對其死因眾說紛紜，但無論如何，林金地終究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安心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，劃下圓滿的句點。林金地無疑是《台灣大風雲》土地意識的代言人。

除了主角林金地之外，頗具土地意識的人物，尚有溪北庄前庄長施瑞麟，他反對日本政府強徵民產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臺灣人一向有自己的堅持，那就是，要命可以，要田園某因免談！土地房產是根、是本，不容被侵占、被吞沒。」（第1冊第43-44頁）不過，摯愛土地，足以媲美林金地的是同鄉寡婦阿苗，作者對其土地意識之刻劃，著墨甚多。

阿苗一生命運乖舛，是悲劇角色，她前後任丈夫都亡故，遺下一家老幼，她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擁有一塊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。她告訴長子張義鐘：「俗語說，看土面

不看人面。因為土地會長出食物餵人肚子，人情卻似煙霧，一陣風便吹散，依賴不得……土地才是咱的生命，咱唯一的依靠，你別小看它，再如何受苦，也要耕出自己的一片地來。」（第2冊第103頁）這是阿苗的基本理念，也是她時常掛在嘴邊的話題，這一生奮鬥的目標。

林金地知阿苗家中人口浩繁，連苦日子都難以為繼，就把已開墾的溪埔地讓給阿苗耕作，阿苗高興的告訴林金地：「施捨是快樂，話雖這麼說，但受的人有時是救命之恩，一輩子忘不了，像你將十幾甲的溪埔地讓給我，不說我渴求土地的美夢成真，也是救我一家人的生命。你也許明日就不記得這件事，我卻終生難忘，苦思如何報答你。」（第3冊第60頁）後來，林金地香蕉園遭軍方強占使用，四處陳情而無下文。愛土地如命的阿苗，一生勤勞打拼，為阻止軍方惡行，竟遭戰車碾斃，慘不忍睹，死在她夢寐以求、一生最喜愛的土地上。

與此同樣悲壯的一幕是，何通新、黃玫芳、顏春明等人遭警總緝捕，押至香蕉園槍斃之前，被具有戰爭經驗的李清溪所救，唯李清溪不幸中彈死亡。作者如此描述：「李清溪的鮮血滴在他朝夕與共的土地上，也許他相信，將來仍會有無數人踏著他的血跡走過這片土地，他們就是『臺灣人』。」（第4冊第48頁）讀之怎不令人感動！

在《台灣大風雲》裡面，可以看到主角林金地以及其他人物深愛臺灣這塊土地，從人物命名之與土地相關，如林金「地」、

阿「苗」，亦可見一斑。此外，作者藉由土地意識進而延伸到「愛臺灣」的精神，換言之，土地認同的建構也是一種文化精神的建構，作者之用心，顯而易見，讀者可以感受到邱家洪對臺灣這一片土地的熱愛與期許。但就小說藝術表現言，《台灣大風雲》未能在境界上加以提升，如《臺灣人三部曲》首先將土地意識視為臺灣人共同體想像的根本元素，鋪展陳述人與土地生存與共的關係，在建構「土地意識」內涵上，有其開創的貢獻；至於《寒夜三部曲》，透過燈妹輕揉洗去雙腳沾滿泥土的一幕，將土地意識提升到哲學的層次；更藉著劉阿漢么子明基被徵調南洋前夕，爬上「鷓鴣嘴」，體驗到與大地一起呼吸，巧妙地表現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內涵（注 6）。與前述大河小說相較之下，就土地意識的呈現言，《台灣大風雲》可謂略遜一籌。

注釋

- 注 1：邱家洪早在24歲時，即出版長篇文藝小說《落英》，是五〇年代能以中文寫作的少數臺灣籍青年之一。以上見陳恆嘉〈邱家洪是誰？〉，前衛出版社書訊「台灣大風雲特集」。
- 注 2：邱家洪《台灣大風雲》（臺北：前衛，2006年7月初版）。
- 注 3：《台灣大風雲》全書 2840 頁，如扣除空白，實際約 185 萬字。
- 注 4：參閱申惠豐《臺灣歷史小說中的土地映像——土地意識的回歸、認同與實踐》，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（2005年7月），頁 41-42。
- 注 5：參閱彭瑞金《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》（高雄市：春暉，1998年11月再版），頁 180-181。
- 注 6：參閱歐宗智〈土地意識與天人合一——談《寒夜三部曲》的特異主題〉，自由副刊，2000年3月6日。

